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七劍十三俠 第一百三十六回 獨家村贈金辭金 飛霞樓遇舊敘舊

話說白樂山見狄洪道說得如此決絕，堅不肯奮，也知他實有要事，不便再行強畝，因道：“將軍既如此說，光景是有要事。若老漢強奮，萬一貽誤將軍大事，誠如將軍所言，不是老漢愛將軍，反變成害將軍了。但請將軍少待片刻，老漢去去就來相送便了。”狄洪道只得答應。停了片刻，白樂山果然出來，只見他手捧白銀兩錠，向狄洪道致敬道：“區區不腆，非為酬勞，不過聊作將軍路費，幸勿見卻。將軍若不肯笑納，便是將軍見棄，以老漢為鄙物了。”說著便送過來。狄洪道見白樂山如此，當下也就謝道：“某既蒙盛意，焉敢因辭，而況長者見賜，更不敢卻。只因某行囊愈輕愈妙，稍重便不良于行。老丈既如此殷殷，某當敬領高誼。

但有一件，請將此款仍存府上，俟某事畢，道經此地，定當造府取攜。幸老丈俯如所請，勿再過謙為幸。”白樂山道：“些須薄敬，亦雅不累人，還請將軍笑納。若說存畝寒舍，將軍公務匆忙，歸期又不知何日，即使歸期有定，亦斷不肯再臨寒舍了，老漢此時怎肯受將軍之遺麼！”狄洪道道：“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駟馬難追。待到歸時，某定不失信于老丈。還請老丈勿再堅執，某趕路要緊，幸老丈鑒之。”白樂山見狄洪道又如此堅執，只得說道：“將軍此去，何日歸來，請以定期相示，屆時好使老漢下榻以待。區區薄敬，即遵命奮存寒舍，待將軍歸來再行奉上。但將軍不可作失信人，使老漢望穿秋水也。”狄洪道見他答應，心下好不歡喜，因說道：“某至遲不過半月，即便歸來。屆時道經此間，定造府奉訪，來取厚贈。”說罷一揖，愛時出了莊門。白樂山趕著相送出來，早已不知狄洪道去向。白樂山暗暗欣羨道：“此人英氣勃勃，舉止高超，非惟行伍中人，殆亦劍俠之流亞也。”嘆羨一回而罷。

再說狄洪道出了莊門，直望岳陽樓而去。原來海鷗子是差他到那裏去，請他師父漱石生前往吉安，議破非非大陣。狄洪道曉行夜宿，這日走到一座高山。這山名喚獨孤山，但見樹木參天，孤峰聳日，那些巉岩峭壁，一色濃青，高聳半空，真不亞天臺四萬八千丈的光景。狄洪道便走到山根之下，席地而坐，稍息片刻，又復舉首向山上，凝眸賞識這獨孤山的風景。正在凝神觀望，忽見那山頂上一道白光直射下來，狄洪道大驚道：“這白光既非雲影，又非電光，似飛劍相似，難道我師父現在此山麼？”

正自暗想，再一回頭，已見那白光落下。只聽一聲喚道：“洪道賢弟，違教了。近日好麼？”狄洪道見有人喚他名字，急掉轉身來一看，原來不是別人，正是焦大鵬。狄洪道一見，好生歡喜，因與大鵬先作了一個揖，接著說道：“小弟自從與兄長在趙王莊一別，自我不見于今兩年，何幸相遇于此！真是意料所不到。但不知兄長近兩年來有何佳境？兩位嫂嫂想已添了侄兒？今兄長到此有何公干？尚乞明白示我。”焦大鵬道：“自與賢弟別後，愚兄日念諸位兄弟。只因遵奉玄貞大師伯的慈諭，不敢違背，終日株守家園，與荊奔相對而已。幸托賢弟之福，已于上年連得兩子，也算是香煙有繼了。”狄洪道道：“真是可賀之至！遙想我那兩位侄兒，定然頭角崢嶸，身軀雄壯的。”焦大鵬道：“也算魁梧，只是粗笨罷了。”狄洪道道：“難得，難得。”焦大鵬道：“此處非談心之所，賢弟可與愚兄揀他一座酒樓，對飲幾杯，好暢敘別後光景。”狄洪道也就答應，當下站起身來，即與焦大鵬同行而去。

只見焦大鵬在前，狄洪道後跟，轉過獨孤山，走未多遠，就是一個小小鎮市。二人上了鎮，便到一座酒樓。狄洪道一看，那酒樓上掛著一面招牌，上寫著“飛霞樓”三字，雖不十分寬大，也還窗格軒明。二人走上酒樓，當有酒保前來招呼，焦大鵬即命酒保：“將上等可口的酒菜，只管取來，隨後一總算帳便了。”酒保答應，下樓而去。不一刻拿了兩壺酒、二副杯箸、四個小菜碟、一大盤雞、一大盤燒肉，擺在桌上。焦大鵬先給狄洪道斟一杯酒，然後自己也斟上一杯，二人便對飲起來。

焦大鵬便問道：“聽說宸濠現在已舉兵造反，賢弟一向有何功勞？諸位兄弟，想皆功名上達了。”狄洪道道：“說來話長，容小弟慢慢詳告便了。自從小弟與諸位兄弟隨張永老太監入京，本來是要征剿宸濠，後來忽然安化王真鐸造反，皇上便命楊一清大人掛帥，命小弟等隨征，先剿真鐸。幸未多時，就將真鐸平定，回京覆命。又擬去征宸濠，忽然楊大人不願為官，上疏告老，皇上准旨。我等就畝在京都，以待宸濠的動靜。不到兩月，有江西瀘頭寨諸賊揭竿起意。皇上即命王守仁大人總督江西軍務，兼巡撫御史，率領小弟等前去征剿江西各寨諸賊。又幸而不過半年，也就次第剿滅清楚。正擬班師回京，此時宸濠就舉兵造反，先殺巡撫大臣，後又劫監翻獄，搶奪錢糧，盤踞府庫。各路告急表章，馳奏進京。皇上當命王元帥就近征剿。王元帥奉旨之後，即刻帶兵前往。那知宸濠已派鄴天慶攻破南帳，雷大春等攻陷進賢等縣。王元帥得知消息，一面分兵，命徐大哥等進援南帶；一面大隊往南昌進發。宸濠知有大兵到來，怕兵力不足，即將鄴天慶調回南昌。因此徐大哥等克復南帳已畢，仍回大營，都算打了兩個勝戰。不意宸濠那裏，又來了一個非幻道人，說是與余七師兄弟，卻與余七同來。因這非幻道人一來，偏用邪術，我軍便敗了兩陣，也還罷了，不意他暗設毒計，要將我軍全行滅沒。幸虧傀儡老師前來相救，用了個替代之法，屬令王元帥連夜退兵駐吉安。現在大營在吉安府駐扎。

那非幻道人又追到吉安，頭一次被王元帥用計劫寨，將他打了個全軍覆沒。他又往宸濠處堅請增兵，宸濠又添兵與他。他現在擺下一座非非大陣，欲與元帥斗陣。元帥頭一次出去觀陣，被那非幻道人罵了一頓，元帥幾乎氣死。第二日，徐大哥便黑夜前去探陣，不料就陷入陣中。元帥直急得要死，打算差人往各處尋覓眾位師尊。卻好海鷗老師惠降，告知元帥：徐大哥雖陷陣，卻無妨礙，只因他有四十九日大災，過此以往，自有人救。

又說這非非大陣利害非常，非海鷗老師一人所可破得，因此令小弟去岳陽樓，請漱石生師父前去，共議破陣。不期在此遇見兄長，真是大幸！但不知兄長因何在此山上？所做什么事呢？這山名喚什麼？”

焦大鵬笑道：“愚兄早知賢弟到此了，漱石師伯昨日已往吉安去了。”狄洪道道：“兄長如何知道我師父已往吉安呢？”焦大鵬道：“只因愚兄昨往岳陽樓游玩，適遇師伯，他便向我說道：‘來得極好，我即要往吉安王元帥那裏，議破非非大陣。我徒弟即日就要前來尋找，你可迎上前去。若遇見我徒弟，叫他不要去岳陽，可同你即日回吉安，聽候差遣。’愚兄聽了這話，所以到此山相等，料定賢弟必由此經過，果不出吾之所料。

但這非非大陣，難破異常，必須眾位師尊到此，方纔破得此陣。昨日途遇玄貞師伯，據他老人家說，已各處去約眾位師尊，于四月十五日吉安取齊，然後共議破陣。還說要等一個產婦前去，方可行事，卻不曾訴明白。賢弟今既到此，不必耽擱，明日愚兄就同賢弟前往吉安便了。”狄洪道聽了這番話，好生歡喜。當下飲酒已畢，算還酒錢，二人便下樓而去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